國朝先正事略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吳槐江宮保事略

公諱熊光。字望崑。別字槐江。江蘇昭文人。乾隆戊子舉順天鄉試。出泰尚書承恩門。泰公父翰林學士大士推公造。笑曰。師爲假總督。弟乃眞總督耶。時泰公年二十四。初授編修。公年始十光。聞者殊不謂然。後泰公以尚書署直督。而公歷兩湖直隸兩廣三督。如學士言。己丑壬辰兩舉中正榜。授內閣中書。乙未直軍機處。尋擢侍讀。遷刑部郎中。甲辰授御史。擢給事中。父憂去。服闋補原官。嘉慶丙辰遷鴻臚少卿。通政司參議。故事科道司

糾劾通參班聯尤九卿皆退出軍機處公以明達勤慎嘗蒙特保得留直 國初沿故明制票擬承宣皆由內閣至
憲廟詳內外職掌官具摺奏事凡事有出入者皆奏定然後頒例其題設軍機處於門下選三品以上鴻達親信者為軍機大臣小四品京堂以下至閣部屬之能者為章京每日寅刻奏事處納摺匣
上燭燭批覽畢即發軍機處錄入檔乃 面諭大臣寄信各原奏官其頒發之名與廷寄班次非朝賀皆絕席會議大政皆主議實當古錄尚書事同平章之職其大學士在內閣者則承明發
諭旨本數成事而已公初任章京即為阿文成所器前後隨文

成勦辦蘭州回匪者一讞閩浙重案者二督堵東河漫口者四査閱海塘淮河者各一與文成同柄政者爲故大學士伯和珅丁巳文成薨益橫溢無檢至於廷寄前行專署已銜姓天下稱伯相從風盡靡以文成尤善公甚嗛之是年閏六月

純廟幸灤陽時苗匪未靖而教匪漸猖獗　訓政憂勤或午夜視事一日以宣軍機大臣不得　命召章京唯公已上直入對稱　旨次及同直章京之戴文端公少頃伯相至

上曰軍機事日繁傅森吳熊光皆練事可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以助若伯相謂公官纔五品不符體制

上命加三品卿銜又曰其家貧大臣例乘肩輿恐力不辦

上命賞戶部飯銀千兩又曰戴衢亨出身狀頭官學士在軍機日久與吳某同用吳不如用戴上因此登殿試耶和珅語塞乃承旨然文端卒與公同加三品銜拜命而班次仍居公下傳公任侍郎久日昨召見詰問甚厲人共危之及上直乃知聖意疑傳公識度或未勝大受審試而後發與一面之頃決機樞政者有間矣公在政府六閱月和珅不便其所爲出爲直隸布政使己未春

純廟升遐和珅敗公言和珅曾理吏戶刑部步軍統領各衙門日久多變舊章以營私大慾雖除猾吏仍可因緣爲奸利亟宜

逐條更正

睿廟可之。授河南巡撫。自丙辰兵興。川陜楚豫之督撫。皆駐邊界。治戎務。公在豫。以防勦功 賞戴花翎。加敘軍功三級。辛酉夏。擢湖廣總督。壬戌春。餘孽蕩平。晉太子少保。旣回省。有以收受沔陽知州秦泰金兩。淮匣費二事。劾公者。查驗無蹟。事以白。甲子夏。調直隸。乙丑。

聖駕東巡奉天。恭謁

三陵。九月。公接 駕夷齊廟。 賞穿黃馬褂。時文敏公百齡已由粵撫游楚督任。而是日。都察院有據廣東已革知縣訐控文敏在粵婪索各款之奏。兩廣總督那彥成。與文敏互訐之奏。亦

至公白

止命侍郎托庸副公往抵楚訊得其閒丁婁索狀未定讞上復入對撫孫玉庭言當那公以倡撫洋盜至二千餘人擅賞職銜事發至鎖項入嚴旨逮入都調公督兩廣以楚獄交托公肅務而交鞫亦被逮公在北久粤中尤潮溼性不習漸作寒熱洋氣劇扶疾治事而 温旨屢問病狀給假俟公益不敢有他請廣東報風嘆咭唎夷船十三艘泊香山雞頸洋其酋度路利以兵船三入黃埔并有三板船入省河聲稱防禦咈囒西意殊叵測故事外夷兵船或寄內洋俱調兵立時驅逐公念三年來督率鎮將轉戰重洋中匪氣雖稍戢而師殊老故務為鎮靜唯飭

令回帆歸國傳諭大班停開艙以絕其望。而夷船遷延至十月杪始舉嚴議奪職效力南河。已赴工所會文敏爲後督有
旨飭查夷船來去之出。以公葸懦覆奏。遂逮戍伊犁抵戍一載
特旨召還仍來授武選司主事癸酉春乞病回籍其秋林逆變
起
上思公議起家爲楚督。時柄政者爲軍機首揆恐公難爲人下。乃止。道光戊子重宴鹿鳴。加四品卿銜又六年癸巳二月卒於本籍春秋第。年八十有四。公性樸直奏對必以誠能言人所不敢言。其自老督調直隸也初入覲
上諭曰。教匪淨盡。天下自此太平矣。公曰督撫率郡縣加意撫

循撫鎮率將弁加意訓練使百姓有恩可懷有威可畏太平自
不難致若稍形懈則伏戎於莽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國也可
勝嘆哉末綫

依墩婆自關東　駐蹕東齊廟公與戴文端董文恭同　召見
上曰此從有詩道路崎嶇風景略無可觀者今則道路甚平治
風景絕佳人言可盡信哉公越次對曰此非讀書人語也
皇上此役從面稽
太祖
太宗創業艱難之迹以為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景耶有
貴

上曰公曰卿蘇州人朕少歷　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公曰
皇上前所見翦綵爲花一望之頃耳蘇州城外唯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仄逼糞船坌集午後穢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
上曰如若言
皇考何爲六度至彼耶公叩頭曰臣從前侍
皇上謁
太上皇帝蒙　諭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唯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爲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

位聖之所悔言猶在耳

皇上宜謹佩勿諼時同列皆爲播告交端出以語人且自論諸

言勿欺而犯史記言引大體慷慨與公殆近之矣後有以交端

所稱述質公者公笑曰墳唯龔船兩節乃乾隆初故相訥公奉

差涖浙直道覆奏宓言老夫重述之耳公又嘗曰刑賞者 聖

主之大柄而其柄寄於封圻大吏以有司援案比例求免駁斥

之術處之外矣例有一定情則萬端故遇事必當詳細審情以

施刑賞賞一人而有裨於吏治民生雖不符例賞賞所必加也

刑一人而有益於世道人心雖不符例刑刑所必及也即不得

請必再三力爭之乃爲不負若憂嫌畏譏隨波逐流其咎蓋非

溺職已也是可以概公生平矣初公赴楚督任未出豫境過協防陝西兵二百餘人以缺餉兩月逃回本營而陝營公牒亦至公命集訊或言是皆當死法公仁人且已非豫撫可弗理公曰察其情形苦累缺餉必矣協防非臨陣回本營非避匿山海豈可同論哉遂杖首謀者二人悉分撥豫邊防堵諸鎮將給予口糧旣入楚有鄉勇糾搶民寨被寨民縛送三十餘人公卽日發訊斬梟之移粵甫下車李崇玉懸首菜市之信將已至那公罪且不測而東莞縣報鄭流唐率眾投誠當事莫知所措公審其悔罪情實不可殺降以為功婉奏請仍遵 前旨免死安插被脅者得遞原籍其駐鄧也訛言賊將大至一夕揭帖遍衢巷而

州民復告密有村庄有期會公杖而逐之軍吏請增防公不爲動嗣得賊閒諜之皆閒所爲也乃大服其駐盧氏也當燈節川陝賊豪萬數竄入南山廹盧氏公命大張燈賀節賊遂遠去其張弛得宜有定識多類此所著有伊江別錄春明補錄菿溪雜錄皆紀所見聞溯漢諸大老言行足以維繫國脉民命多後進所未聞云

[illegible]錢南園通副事略 曹錫寶 謝振定 武億

公諱灃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年十八游同邑王素懷先生之門素懷之教首嚴立品但有一介之苟輒屏之以為非人公謹守其教嘗曰立品必自慎獨始於人所共知者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界混則雖破萬卷適以取罪聖賢耳生平剛正之學實本於此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由編修改御史疏劾山東巡撫國泰貪黷穢亂虧帑數十萬金國泰者大學士和珅私人也疏入

高宗立召對公力陳東省虧空狀

上曰當遣和珅往勘公意不謂然

上察其辭色徐曰然則爾同汝耶也公拜　命出不俟和珅先數自行徵服止良鄉見幹僕乘良馬過索夫役甚張跡之則和珅遣往山東齎信者也公詳審其貌未幾僕還道過公叱止之獲其身得國泰私書具言借款填虧備查等事中多隱語立奏之和珅至見公衣敝贈輕裘請易峻卻之知不可私干又知謀已洩故治獄無敢傾陂比反　諭

上持示國泰私書曰朕早悉其詳無待覆奏也於是國泰遂伏法甘肅冒賑事發公劾總督畢沅瞻徇迴護得　旨查辦畢坐削秩當是時公直聲震海內累遷通政司副使提督湖南學政和珅屢媒孽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錯鐫公三秩尋遭艱

歸服闕補主事

高宗知其直更擢爲御史 命直軍機處時和珅爲軍機大臣與阿文成等不和公上疏曰臣伏覩我 朝設立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入皆萃止其中用以集思廣益仰贊 高深地一則勢無所分居同則情可共見卽屬寮白事署稿亦得有定所法至善也乃近日惟大學士阿桂一人每日入止軍機處大學士和珅或入止於內右門內舊直廬或入止於隆宗門外近造辦之廬大學士王杰尚書董誥則入止於南書房尚書福長安則止於造辦處每日僅 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卽各還所處雖亦有時暫至軍機處而事過輒起屬官白事署稿未免趨走

多歧以
皇上乾行之健離照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懷刑洪不至因此遂
啟朋立朋黨之漸然行之萬世而無弊實莫過於率由舊章蓋
自
世宗憲皇帝以來及
皇上御極之久軍機大臣萃止無渙未嘗纖芥有他由前可以
律後不應聽其輕更況內右門切近　禁寢向來因有養心殿
帶領引見之事須先一二刻豫備　恩加大臣不令與各官露
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　大臣入止而軍
機司員皆隨之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狎熟萬一有無知如

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維已多杜漸宜早至南書房原備　幾暇顧問俟軍機事畢後入直未遲何必遽入於未辨色之先致諸弗便若隆宗門外直廬及造辦處則應差人眾皆得覘聽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過褻致請　敕飭諸大臣仍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夜協恭之雅共勵一堂至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近日和珅福長安止於如意門外直廬王杰董誥止於南書房並請　敕改正疏入

上韙其言降　詔飭責由是有稽查軍機處之　命竟日危坐其間和珅益嗛公而

高宗知其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委之家貧衣裘薄嘗

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方和珅之秉政也士有恥趨其門下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偘然能訟言其失於章奏者公一人而已然幸

天子仁明詔綱猶在和珅雖甚怨惡公不能逐之使去第勞辱之而已

仁宗既親政除慝掃姦屢進疇昔不為利誘之士而公已前卒不獲稍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天下得益覩眞儒之效豈不惜哉公督學湖南嚴厲不少假借卷必親閱每試士正襟坐聽事目炯炯終日不倦凡字畫破體省俗必譴責之然勤於訓士六年中未嘗䟽一諸生士之服其教者歷數十年如一日

雖非身受拔植者亦謳頌弗衰也在湖南時歲大旱陸撫軍燿以禱雨得熱疾卒代者至値生日將稱觴閽者請餽公曰前巡撫方以死勤事今遽舉觴稱慶耶命餽燭二挺藕數斤巡撫懼而止公眉稜聳峭朝列皆畏憚之其實虛懷樂善出於至誠詩文蒼鬱勁厚得古意書法逼平原嘗興酣畫馬識者珍之如拱璧云同時以伉直忤和珅者有御史曹君錫寶謝君振定博山縣知縣武君億

曹君字鴻書號劒亭晚號容圃江蘇上海人也乾隆辛酉舉人考授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丁巳舉進士選庶吉士憂歸十年散館改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典河南鄉試擢郎中分校會試督山

西學政。乙未授山東糧道。坐旗丁鬭毆事罣吏議。改部員。在四庫館行走。議敘以司業用。 特旨授陝西道御史。疏劾和珅家人劉全衣服車馬房屋踰制。先有某御史知其事。飛書告和。乃星夜毀其跡。和答某書曰。必有以厚報於是。留京王大臣奉旨勘查僭妄蹤跡。竟不可得。而君危甚。馳赴熱河待譴。時和珅當國已十餘年。中外無一人敢投鼠者。聞此舉。皆咋舌。一二有心人仰屋竊嘆而已。亦未敢訟言。君賢。皆曰。曹君禍且不測。然高宗竟不以罪君也。部議鐫三秩。 特旨改革職留任。逾年轉掌陝西道。巡視北城。分校順天試。壬子九月卒官。年七十有四。越七年。

仁宗親政六日和珅下獄尋　賜死某卿游擢總憲矣即日罷斥

上於是追念曲突徙薪之功惟君一人耳乃下　詔曰當和珅勢燄薰灼時舉朝無一人敢糾劾者前御史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罪後查抄劉全家產竟至二十餘萬之多是錫寶所劾不虛宜加優獎以旌直言可追贈副都御史照加贈官階廕其子於是天下士聞之莫不吞聲心折呼聖明萬歲嘆天道久而必彰也二十一年入祀鄉賢祠

謝君振定字一之號薌泉湖南湘鄉人負經世才尚氣節能爲古文乾隆庚子進士由編修改御史戊申典江南鄉試巡視南

漕入瓜儀糧艘阻風禱於神得濟疏建風神廟祠是渡江風輒順京口人呼謝公風嘉慶元年巡視東城有乘違制車虎虎然絕道而馳者擒訊之則和珅妾弟也其人怙勢橫甚君痛杖之焚其車於通衢事聞有 詔令指實則車已焚無左驗竟坐罷官自此直聲震天下四年和珅敗 特旨以主事起用應 詔陳言卽條上時務數事議論嶽嶽不苟同尋遷禮部員外郎典陝西鄉試出視通州坐糧廳勇於任事革陋規釐剔叢弊勞瘁卒官嘗慨古學衰歇見儕輩中有能古文者輒手寫之思欲網羅當代文章都爲一集未就所自著曰知恥堂集

武君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父紹周雍正癸丑進士官郎中君

舉乾隆四十五年進士五十七年授山東博山知縣會和珅兼
步軍統領聞妄人言反賊王倫實未死密遣番役四出蹤跡之
於是副頭目杜成德曹君錫等攜徒衆持兵刃橫行數州縣莫
敢誰何入博山境方飲博酣恣君聞即捕之成德尤倔強出牌
擲之堂瞋目厲聲曰吾曹奉提督府牌緝要犯汝何官也不肯
跪君詰曰牌令汝所在報有司協緝汝來三日不吾謁何也且
牌役二人此外十一人爲誰即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
駭即以杖提督差役劾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
和珅哂曰是暴吾差役之不謹而陰爲強項令地也還其奏使
易於是以任性行杖劾奪君官博山民老弱數千人詣大府乞

畱我好官大府察其情悔之曰必還汝知縣姑散歸無譁乃挈君隨入覲將為謀捐復阿文成公在朝堂昌言其屈而和珅實總吏部駮之事遂寢然和珅自是亦不使番役再出矣

仁宗皇帝在藩邸聞君名及親政首和珅於理　詔各舉所知大臣交薦君　敕吏部調取引見時嘉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旨也而君先一月卒矣君任博山及去官才七月而多惠政勸民節儉刱范泉書院親課士訓以敦倫實學革煤炭供餽里馬草豆絕不以累民邑有孝子節婦必先榜其門乃具狀請旌附郭佛寺多女尼除老弱廢疾外悉遣嫁之決辭無畱獄禱雨立沛有干以賄金二千者曰汝不聞雷聲乎某矢禱久矣既

罷官歸主郡邑書院所至以學行造士所著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金石跋授堂劄記偃師金石遺文補錄讀史金石集目錢譜授經堂詩文集凡數百卷卒年五十有五君深於經史七經注疏三史及通鑑皆能闇誦酷嗜金石文字性善哭館朱學士筠家值除夕學士曰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曰但求醉飽而已乃饋錢肩二雞一鶩一蒙古酒一斗他物稱是皆盡之問復何求對曰哭乃失聲大慟比鄰驚問學士則大笑陽湖洪稚存黃仲則客輦下貧不能歸偕飲天橋酒樓遇君招之入酒半忽左右顧哭聲大作樓中客皆駭散去其振奇類此

百文敏公事略

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兩江總督百公以疾聞

上命乾淸門侍衛率尙醫馳傳問視至日公薨

天子覽遺疏垂淚悼惜　賞還協辦大學士遣侍郎博啟圖偕

公弟學士桂齡往治喪靈櫬入城遣　皇子即家賜奠禮臣議

優卹　予祭葬謚文敏公之才猷事功見於　寵翰褒答者一

則曰國家柱石當代名臣一則曰鍾上蘭之秀氣生申甫之良

才煌煌乎彰信　國史榮矣備矣伊古儒臣所罕覯也公諱百

齡字子頤號菊溪姓張氏居遼東先世從龍入關隸正黃旗漢

軍父法良乾隆甲子舉人官陳州知府公生時大父夢偉丈夫

持權衡入室覺而公生喜曰此子必大吾門幼穎異長益奮於學乾隆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四庫館提調丁酉分校順天試甫出闈　簡授山西學政還朝改御史丁父憂壬子補原官擢奉天府丞兼學政名不與開列而膺是　命公之承異數自此始尋丁母憂嘉慶三年再補奉天丞已未調順天兼署府尹庚申授湖南按察使辛酉調浙江遷貴州布政使壬戌調雲南癸亥擢廣西巡撫以平反武緣民枉死獄

上嘉異之加太子少保　賜孔雀翎調廣東巡撫緝獲洋盜四百餘名公撫粵多惠政而嚴禁班館重懲蠹役一節尤得民心及去任士民遮道留肩輿不得發至夜乘馬乃出城甲子擢湖

廣總督楚多劇盜公下令悉力擒捕行以便宜江湖千里如枕席茌楚三月以撫粵時失察家人事落職按驗議遣戍伊犂上悉察而原之 命來京効力史館丙寅 命馳赴福建總理軍糧事竣 賞六品頂戴補汀漳龍道丁卯遷江蘇按察使擢山東布政使山東巡撫再擢兩廣總督自是

上知公益深信公益篤而倚畀亦日益殷矣粵洋久不靖巨寇張保挾眾數萬勢甚張公至奏撤沿海商船嚴禁消賍濟水諸弊籌餉飭練水師懲貪去懦存一撤下耳目震新又巡哨周嚴遇盜輒擊之沉海尋魁奪氣始有投誠意然懼誅未敢遽進揚言必制府親臨望見顏色乃降衷甲頓舟以待實藉爲嘗試地

或謂公不宜以貴重身蹈不測公曰粵人苦盜久矣今乞降若不坦懷待之海氛何由息遂單舸出虎門從者十數人保率巨艦數百轟礮如雷煙燄蔽天日環公船作跪迎狀公危坐舟中屹然不爲動麾左右呼保駛近前曉以利害見者睢盱膽落詫爲天人皆面縛匄命公立撫其衆許奏乞貸死旬日間解散二萬餘人繳船四百餘艘礮械無算復令保招降烏石二以計誘至雷州斬之並斬爲從者百餘人釋其餘黨全海肅清

上愈嘉異之復太子少保 賜雙眼孔雀翎 賞輕車都尉公疏請添設水師提督駐虎門從之辛未聯以疾告回京補刑部尚書

上以部事繁改左都御史兼都統未币月河決王家營授兩江
總督命一力治河公之官京師也壯歲有子不育屢荷 垂
廑是年九月
仁宗萬壽之辰 召見樞臣面奏公得子
上喜甚下 詔曰百齡年逾六旬望子甚切連年任事有裨封
疆故得上蒙
天祐老年生子朕甚爲欣悅可賜名扎拉芬公奏謝 手詔優
答有天賜麟兒語雖父子家人之誼不是過也壬申大工合龍
疊荷 殊獎受 賞賚並以漕艘渡黃迅速 賞公子六品蔭
生癸酉拜協辦大學士晉兩江總督公之治河也首治積年未

疏之。海口。海口大暢。乃求效於河。大要以堇守東清壩為第一。義撓令者必重創之。盡瘁河干者五年。黃流泛無倒灌。患卽盛漲亦速消。恬瀾偉功。至今老兵猶言之泣下。甲戌御史吳雲馬履泰劾公任用朱爾賡額貪黷侵欺。所舉劾多失當。

上命松筠初彭齡往按驗。松公等奏所劾無實據。

上曰。百齡實屬有爲之臣。朕非虛言所能搖惑之主。公聞之仰

天搏顙。嗚咽不能起立。烏虖。公之志良苦。然明良一德之雅。可謂盛矣。明年初公署江蘇巡撫。劾公曾受鹽揚餽遺二萬。詔

大學士托津尚書景安往勘。白其誣。

上責初公妄奏。命嚴議。公尋坐勘獄失入。奪宮銜及協辦大

學士暫兩江督任江省有莠民散逆詞惑眾偵刺久無蹤公憂甚。

上亦切責公。乙亥夏一日召機幹將吏三數人入密室給契符一枝令曰某已廉得逆犯主名可速往某處掩捕擒縛一時者斬疏脫一人者斬如公教果獲方榮升等首從百五十人於巢縣械送轅門讞實抵極法無漏網者

上重嘉異之謂實能秉正袪邪厥功甚懋復太子少保 賞還雙眼花翎晉爵三等男公子晉五品廕生旋兼署安徽巡撫時御史石承藻劾襄陽知府王樹勳係京城廣慧寺僧明心因犯禁遞解回籍諱罪混捐得 旨逮訊 諭詢公曾與明心識面

在湖北復令王樹勳占休咎是否知其即係一人公奏止知樹勳爲候補同知不意其即係明心

上以事隔十餘年未必即能辨識給命免議九月以病請開缺

上深憐而勉慰之以松公在代其事仍命公在江省調理疾瘳仍回任迨　賜醫至公自度不起口授遺疏逾時薨年六十有九軍民巷哭不絕公少負文名復研貫史籍經濟閎深名益起時當軸頗欲延攬英賢以峻聲望公挺勁自異不屑隨人俛仰致浮沉冷局十餘年嘉慶初始敭歷重鎭勳望煒然　賞擢車都尉時尚未有子與學士鼐寄詩云　天子知從無事日郎君貴在未生時公見之甚喜所自爲詩曰守意龕集

孫寄圃相國事略 蔣攸銛

公姓孫名玉庭字寄圃山東濟甯州人乾隆四十年進士由編修出爲監司洊擢臬藩巡撫大邦還兩江總督拜協辦大學士晉體仁閣大學士仍總督如故道光四年河決高家堰被議除名公以廉介結　主知恪事

三朝歷敭中外五十餘年淸操碩德爲天下望生平嚴重識大體鋤剔姦蠹撫綏遠人不邀旦夕不可必之功銷患未萌天下陰受其賜焉粤東負山襟海重洋出沒孕納汚垢其人嗜利輕生椎薶剽劫睚眦鬬囂號難治嘉慶閒洋盜充斥舟師無功公之爲巡撫也奏稱自古但有海防未聞海戰惟當嚴守口岸添

駐弁兵禁淡水米糧以絕之而以米艇數十艘居中策應使賊進無所掠退無所資爲不擊自斃之策而督臣銳意主勦其言不行久之師老盜勢遂議招撫誘以賞賚百姓有爲民不如爲盜之語公抗疏力陳其弊謂盜匪非眞悔罪特爲貪利而來官吏意在貪功不惜重金爲市然罪貫姦萌陽避盜名陰攖盜實及有司鉤捕則踔颿駛海而去科其劫殺之罪極刑不足蔽辜今則以賞爲刑以招爲弭廢法歛怨莫此爲尤夫勦撫兼行之計莫如堅壁清野斷接濟以絕其糧嚴口岸以防其突以主制客以逸待勞批亢擣虛馴致消耗如是則海道漸臻晏謐矣奏入

寄廟避之。公精於治盜。購諜鉤稽。無不立獲。嘗誅盜百七十有奇。其楊阿豐鄭阿訂闕念棕各大盜。並弋致之。寘諸法。李崇玉者。陸豐甲子盜魁也。爪牙森銛。勢張甚。長吏畏其遺孽。朒縮不敢問。公嘗謝獄潮州。密飭某鎮以舟師塞甲子港口。截其入海之路。別遣官率壯丁由陸路疾馳擒之。部勒甫定。碣石鎮李漢升適至。堅請與俱。公不欲其行。且云爾去必僨事。而勢不能禁。距賊巢里許。李鎮兵伍突鳴排鎗。崇玉方飯。大驚跳而逸。比圍其廬。僅獲賊之父母兄嫂子姪而已。公據實入告。有　旨逮漢升。人皆服公先見。潮州俗獷悍。毛髮之隙。輒剸刃。其同姓者黨而報讐。於是糾宗而鬬。曰械鬬。習爲常。鄭馬兩姓鬬。互殺百六

十餘人。有孫映輝者、前山東金鄉令也。讐已革生員林哲毙其姓二十三人、林亦毙孫姓、滅其二。獄積五年不決。公往鞫之。梟馬姓三十餘人而奏。褫映輝職。餘按律抵罪。遠近肅然。 國家怙冒中外、懷柔百族。其最遠者爲暎咭唎。近者爲安南。暎咭唎在俄羅斯之東、大西洋之北。距中國數萬里。乾隆閒航海入貢安南在廣西太平府南、自漢迄明、始隸版圖。繼淪異域、然籲封修貢恪服素著。自阮光平滅黎氏而有其國、傳至光纘、阮福映滅光纘而奪之。嘉慶七年、福映乘表稱本黎氏舊臣、爲祖父復讐。不敢無故稱兵、且俘光纘所匿內地海盜莫觀扶等數十人械歸廣東、而以光纘所受敕印獻諸

天朝籲請錫封時公巡撫廣西察其恭順以爲　國家於外夷不以其國之順逆爲衡而以其順逆於我者爲準奏請納款得旨允行明年福映請以南越名其國公以名嫌趙佗不祥駁之睿廟謂福映恃功邀請心存叵測有海道邊關密飭防備之諭而福映自以世居越裳申請至再固不知南越之爲嫌也公以謂嫌名不可蹈而邊隙不可開　國體不可不尊而遠人不可不輯遂奏福映初得富春即遣使航海輸誠既有安南復遣使叩關請命懷畏德威足徵恭順使其不恭奚需名號不可以語言文字之末阻外夷歸化之心且百越之南本爲夷域彼先有越裳繼有安南請錫號越南於肇錫嘉名之中仍其舊域故

拱之義奏入得　旨俞允嘉慶二十年暎咭唎入貢其使不能行三跪九叩首禮廷議以其倔強遣之睿廟不懌公適述職京師　召見垂問以公嘗撫粵悉夷情也公面奏乾隆五十八年暎夷貢方物使至京已不能效中國禮拜之儀其大班曰嗬噹咚嘗於廣東巡撫署拜領大皇帝賞物弓身俯伏臣親見之譯者曰俯伏者夷禮之免冠頓首也今貢使即嗬噹咚未有謹於彼而驕於此者上問其國富強有諸公奏其富由中國彼以所有易茶葉轉鬻於附近諸夷故富耳然一日無茶則病禁之則彼窮且蹙又安能強如其妄有干求當折以　天朝之法度如其歸心恪順不

必責以中國之儀文反覆開陳漏下四刻
睿廟大悅　優旨襃之當兩國之求封入貢也　廟堂疑慮不
釋封疆大吏稍有迎揣倖功之心邊釁兵端且立起公未發而
預籌其收不敢鹵莽試鎮之以靜待之以誠全　國體而綏荒
服其計慮深長利豈廑在一時已哉道光初元樞臣議條州縣
陋規算及舟車公謂非體力陳其不可
上立悟而止　優旨襃嘉許爲大臣其疏稾尤膾炙人口云公
以乾隆甲午舉於鄉至道光十四年甲子一周而公罷退里居
十年矣撫臣以重宴鹿鳴入告　諭旨賞四品服是年冬十月
薨春秋八十有三道光二十四年孫毓淮以一甲一名進士

賜及第。官至按察使。世咸謂碩德之報。同時有蔣襄平相國者。
後公九年成進士。亦由大學士出爲兩江總督。與公齊名。
蔣公名攸銛。字穎芳。號礪堂。遼東襄平人。隸漢軍旗籍。父韶年。
官知州。生母徐氏禱於蘇郡五陽山。生公於江蘇布政司理問
署中。幼穎特。年十三。爲諸生。十八。舉順天鄉試。出翁覃谿學士
門。劉文淸公見其闈中試律詩擊節稱賞曰。此子當爲太平宰
相。十九成進士。選庶吉士。時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也。五十二年
以編修充福建副考官。踰年丁外艱。五十七年。典貴州鄉試。明
年分校會試。又明年典陝西鄉試。六十年。典河南鄉試。嘉慶元
年。督廣西學政。丁內艱。四年。補御史。六年。授贛南道。廣昌會匪

聚眾爲亂公往治激勵士民擒首惡誅之餘黨解散逾年丁生母憂十年署惠潮嘉道明年擢江西按察使又明年擢雲南布政使十四年擢江蘇巡撫調浙江明年入覲預　重華宮茶宴是年冬調河督公以不諳河務辭　詔回浙江任十六年擢兩廣總督入覲　賜戴花翎時暎咭唎有護貨兵船擅入內洋不敢驅逐公飭停貿易以懲之夷酋計絀乃遵約如舊制二十二年調四川總督川兵習尚驕縱公壹裁以法犯者必懲習遂革乃重修文翁石室遺址興學舍以造士成就者多二十四年公帶領川中土司大頭目十四人入都恭祝　萬壽　召見十一次親酌酒　賜之　賞賚有加道光二年內召爲刑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三年授直隸總督。四年拜協辦大學士。明年。公
壽六十。賜御書宣勤篤祜額暨福壽字如意冠服文綺諸珍。
六年典會試。晉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八年授兩江總督。
公自館選至入閣。皆亨衢特進。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十年。坐鹽
梟事左遷侍郎。召入都。薨於旅次。
帝深悼惜焉。性聰強。書牘皆過目不忘。熟於左氏傳卿大夫氏
族源流分合。能條舉無譌。與人一面。或曾接一言。隔數十年記
憶不爽。僚吏驚以爲神。其爲政明而不苛。清而不刻。飭武備。清
吏源。尤壹意以培植賢才。扶持善類爲念。所薦達者多任封圻
躋顯秩。如唐公仲冕。嚴公如熤。劉公清。趙公慎畛。陶公澍。林公

則徐其尤著者也著有繩枻齋詩集子蔚遠官至貴州巡撫

戴文端公事略

戴公衢亨字荷之一字蓮士曾祖某由江都遷江西之大庾遂爲大庾人父第元由編修官太僕少卿公年十七舉本省鄉試尋應天津　召試　賜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乾隆四十三年以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時年二十有四明年典湖北鄉試有旨仍直軍機處秋獮扈　蹕獲麀以獻　御製詩美之并　命和韻四十九年充江南副考官督山西學政禮丁內外艱服闋典試湖南督廣東學政累遷中允侍讀左庶子侍讀學士嘉慶元年

仁宗皇帝嗣位凡大典禮諸巨製悉出公一人公之受知膺

殊眷盡於是始二年　賜三品卿銜隨軍機大臣學習轉少詹事遷內閣學士補禮部右侍郎轉戶部四年

高宗純皇帝賓天　朝廷黜陟誅賞之事甚殷公夙夜攀慕趨事益勤遂疾乞假假滿兼吏部左侍郎　賜紫禁城騎馬五年調戶部充經筵講官六年教習庶吉士晉兵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尹十二月川楚教匪平加太子少保世襲雲騎尉八年調工部尚書十年調戶部總裁會試入直南書房十二年協辦大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掌院學士典順天鄉試十三年春　命視南河　乞假省墓并命視公叔均元病狀十四年

仁宗旬萬壽加太子少師十五年授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

部御製詩賜之有鳳閣隨雙彥鼇頭冠衆英之句十六年三月上以綏懷西北屬國率五臺公扈從可逆公途次得疾王正定疾甚命先歸馳至圓明園賜第遂不起年五十有七事聞上軫悼榮郡王綿億奉命奠醊賞陀羅經被及庫金千五百兩治喪越五日上親臨喪次贈爵三贈太子太師諭入祀京師賢良祠禮部遵行諭祭禮內閣以易名請賜諡曰文端國初承前明舊制機務出納由內閣軍事下議政王大臣雍正初西北陲

用兵始設軍機處特簡重臣親臣爲軍機大臣於是內閣之任轉輕故　本朝軍機大臣其重與魏晉六朝唐初之中書令五代之樞密院等必大學士兼領軍機乃可謂之當國其專直殿閣者雖膺大拜開要因絕殊焉惟公由大魁秉政前後直樞廷三十年其脉瘀之謨鴻讜之論敷陳密勿者不可以一事計迨敎匪蕆定

仁宗皇帝以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詔示天下及公甍復申繹之而公所造膝褒贊雖同僚大僚及公之親屬無有能知其說者用是知公以樞輔勷相　國家非淺近所能測識也公性清遠無聲色之好朝退四坐皆士大夫言人人殊公不置

可否而　朝廷設施有見之數月數歲之後者其燕閒之論則以爲先代黨禍皆驟加擢落有激而成若以事漸去之必無他變論度支主減費守常賦論治河主謹隄防不改道而論三省教匪則以爲小醜跳梁無遠略當以忠勇將帥驅殄之勿使文臣支格其間此即公立朝大指也公屢典文衡讀殿試卷者二閱大考卷者二閱庶常散館卷者一皆矢慎矢公御史花杰嘗劾公徇庇鹽商查有圻及讀卷舞弊引洪瑩得大魁狀公具疏辯　詔以長蘆商欠一事係由鹽政綜覈查有圻係官家與戴衢亨向有世誼並非不可聯姻之人至洪瑩原卷已查取進呈并召瑩入上書房默寫試策命皇次子監視朕親加披閱並無

不符且瑩係朕親拔第一非由讀卷官所擬花杰任意汚衊應
嚴加議處並將瑩原卷及默寫卷發交閱看以服其心杰尋自
承冒昧而
上眷公乃益深四次考績皆優敘有持躬淸正居心坦白之褒
可謂明良一德者巳子嘉端　欽賜舉人官知府而公叔父均
元字可亭以乾隆乙未進士由編修後公十年官至東閣大學
士坐事除名年九十六乃卒

金蘭畦尚書事略　戴簡恪公敦元

本朝刑部尚書用人最愼部中司官明愼者方總辦秋審其尚書多取歷總辦並踐中外習故事者擢之而英山金公特以能稱職為

上所倚公性精敏自為總辦時一部之事必關公及為尚書益自力無所阿徇而天下讞獄者方承

列祖覆育之後以寬厚為福多稍稍減罪狀上之公以為不可懸千里推鞫苟引律當毋更議其直下刑部及法司會議者公必持律不得減比於是部中多以公為嚴於用法然歲斷獄大小以千百計自同官至羣執事無有能執公所具改從輕比者

爲虐可以觀公矣公名光悌字汝恭號蘭畦世爲安徽英山人由舉人取內閣中書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宗人府主事遷刑部員外郎再遷郎中五十三年俸滿截取知府仍留刑部明年京察一等記名復經刑部奏留又明年刑部奏請以四五品京堂用　允之嘉慶六年授光祿少卿因値讞辦秋審諸獄仍留刑部尋遷內閣侍讀學士山東按察使十年晉布政使逾年授刑部左侍郎先後　命往山東魚臺直隸天津及承德府平泉州等處勘獄均稱　旨十一年冬授江西巡撫奏江西積案繁多已設局清釐報聞尋擢刑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舊例監守自盜限內完贓者減等乾隆二十六年改重不減等公主稾

奏覆舊例後所克蘇錢局章京盜官錢計贓五百兩以上主者引平人竊盜律當章京就情實公曰盜官錢當擬斬監追不決
就情實則決矣不得引竊盜律奏平之
仁宗覽奏曰官盜較私盜反薄耶公免冠謝曰與其有聚斂之
臣甯有盜臣律意如是也烏虖此可以觀公矣公爲按察布政
巡撫皆如在刑部核名實別功過灋市井飭軍伍多以一人智
斷行之蓋公仕宦數十年計必達乎至微力必推乎至巨持成
格以繩崎嶇數變之情援古義以刖一切浮沈苟安之習自謂
卑獨此心可奉
聖主故嶄然有以自見如此性好士聞之如
恐不見既見如恐不得當嘗一爲江西副考官廣東正考官兩

爲會試同考官得士爲盛多才望大僚而公言門下士必首及故編修張惠言天下士皆以爲然公疾惡甚不能忍少時遊江南總督幕府有華士負重名公語總督絕之曰名教外人不可使汚階前地也在江西有兵官素攔淚而無跡可劾求見公公切齒投其刺於地終公任拒不見烏虖此可以覘公矣公薨於嘉慶十七年十二月年六十有六　詔稱公練習法律治事精勤下所司議卹　賜祭葬如例同朝有戴簡恪公者年輩略後於公亦由刑部屬官洊歷大司寇最有名

簡恪公姓戴氏名敦元字金溪浙江開化人也年十五舉於鄉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越三年殿試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總

辦秋審處洊擢郎中出爲肇高廉道道光壬午由江西按察遷山西布政使踰年署湖南巡撫內召刑部侍郎擢刑部尚書壬辰充會試副考官甲午十一月薨於位年六十有七　贈太子太保　予謚簡恪其能舉其職與金公同而其性情志趣絕不相類蓋一則苦心致力以求之一則過目不遺一字物來順應吏自不能毫髮欺而其克持情法之平則一也公姿稟殊絕幼嘗過外家堂中有書八架一月盡讀之年十歲郡縣以神童舉試學使彭文勤公賞異之得名最早其一生純然自行其志者亦名有以先之也目短視覩書以紙磨鼻一磨則竟一紙遇案牘如讀書一日所見必盡而後已既盡則終身不忘每至一

官所積牘覽一過他日吏偶誤或上下其手爲姦利公輒摘而正之老吏皆吐舌無敢欺者每奏對

上有所咨詢公援引律例誦故牘汩汩千萬言

上亦絕重之生平簡而寡營凡人事居處若時當適來而適應之皆非所必爲者而居不厭職行無異趨有諾必踐蓋其恪也公之赴任高廉也以地方情形非素習寓蘇州之南濠凡數月地本大都會粵人貿遷者往來如織公徧訪其風土人情甚悉故事之官有程限或以踰限爲疑公笑曰得失有定分何汲汲爲在江西幕無賓客延屬吏之諳刑名者以自助不數月清積牘四千餘獄某縣令素與公習以獲盜當遷秩令甲獲死囚三

名以上者許送部不及則否公定讞擬辟不及三人令憮然失望公婉喻之曰君子愛人以德戕人命遷己官非福也是乃所以愛君耳自江西遷擢入覲途中日以麪餅六枚供饔飧不解衣不下車五更趣夫起驅之行凡上官過境州縣例設供億具迎送禮公獨行數千里而輿夫館人莫知其為新任藩使者抵京師始喚僕使令客至屏僕戶外煮茶漉酒輒躬為之山西藩署有陋例曰釐頭銀上下皆取資焉公曰官有養廉僕御官所豢也何贏餘之有遂革之復居京師同僚非公不得見所治獄無縱無濫涖部事畢歸坐一室家人為設食飲暮則置燭對書坐倦而寢否則坐榻中倦亦寢雖飢甚不自言也假歸武林時

大府謙之用箸屐往終歛羣官擁送鼓吹啟戟門呼公與馬公矣索繖自執之揚揚出門去其任天而動多類此公餘手一編然罕爲詩文最喜天文律算書討論有年卒未嘗自立一說蓋其於讀書亦適然目之適然不忘非必欲有事焉耳其遭遇適如其生質時至而自合自少至老不計得失亦竟無得失卒之日笥無餘衣囷無餘粟庀其產不能百金其廉潔亦性成者非意於廉也不知有無之切於身也

上錫易名之典曰簡恪論者謂足概公生平云

董文恪公事略

董公諱敎曾字益甫江蘇上元人乾隆五十二年一甲三名進士賜及第授編修由詞臣入直軍機處出爲藩臬性强毅不阿督撫皆敬憚之任川藩時俗尚華侈公力矯其弊務爲儉約每公宴誡不用優伶總督勒公以春酒召公至門已遍刺矣聞音樂聲卽返去勒公爲之撤樂乃復至飲盡歡風尙爲一變嘉慶十三年擢安徽巡撫時文敏公百齡方督兩廣以海盜方張銳意滅賊過皖貽公詩有云嶺南一事君應羨殺賊歸來啖荔支及盜魁張保就撫公遺文敏書曰昔蒙贈詩當改一字爲撫賊歸來也文敏默然踰年調撫陝西十七年調廣東承文敏撫

賊之後諸降人桀驁爲閭閻害公懲治甚力然不肯妄殺人廣
州有死囚遇赦減等改軍而逃獲之擬斬決公以加等律不應
死按察使持之一日公會公問按察使曰某囚可以不死君必
欲死之何也對曰此廣州守所擬也公誦元次山詩曰安民天
子命符節我所持時總督蔣公攸銛在坐亦以公言爲然因竟
得減死二十二年擢閩浙總督閩中錢糧疲甚民間多抗欠公
極力清釐福清武生林彌高積訟包糧阻衆不納縣令捕之爲
其黨所截奪官役皆被創公檄福州守及參將往捕不獲公怒
奏褫兩人冠服乃獲之彌高遺書其黨使劫持合邑抗徵無一
人敢納者巡撫史公致光患之公親鞫彌高得其致書狀立辦

出市曹斬之福清人大懼又見彌高已死乃相率納糧且清積欠一時强宗悍族皆易轍諸郡翕然奏入

上甚嘉焉漳泉二府多械鬭刦掠案龍溪令姚瑩捕得渠魁五人訊其案皆數十起既承伏召其族長於庭詰之各具狀請罪乃皆杖斃之尸諸城門兇徒股栗逃出境巡撫史公以不如制疑之公曰漳人苦鬭殺久矣兇很之徒歲嘗殺人數百如兒戲官畢莫可如何吏捕率不得正兇今姚令幸擒之若逐案傳質則係累必數百人非除暴安良本意且漳州距行省六百里即申解按律治之兇民無由知儆姚令朝捕而夕誅之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自是悍俗爲少變海盜張保自文敏招撫後奏予

府備官故嘗肆擾七郡戕二大將粵人恨次骨屢圖殺之會文
敏去粵乃攜之入都改官閩中數遷至澎湖副將將擢總兵林
文忠公則徐方為御史疏論之乃止當是時閩洋復有盜公方
治師姚瑩進曰張保有罪無功遷副將輩以為過何不令其
擊賊勝則收其功敗可治其罪即為盜殺亦不足惜也公深然
之保自是奔波海上盜平而保亦死公之任蜀藩也裁眉猓夷
不靖公率兵馳往時圖功者眾咸請進剿公曰兵者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若玉石不分概行殄滅非所以廣　皇仁也堅不允
廉得漢奸搆衅激變者十一人夷匪首事者六人捕誅之夷眾
帖服及其撫陝西也澂浦嚴如熤方為漢中知府公重其賢優

待之會歲歉嚴以督築城工出及歸已逾請賑期遂以元旦赴行省謁公願棄一官爲百姓請命伏地頓首不肯起公立許之爲破例陳請卒得 俞旨嚴在官得行其志者以公在也及公去代之者爲朱勳嚴遂十年不獲調然則公之扶持善類可知矣二十五年秋公在閩督任以疾乞休許之道光元年薨 優詔悼惘 賜祭葬如制謚文恪公在督撫中最有名量宏毅而識明果不徒以孜孜寡過稱嘗謂人不可作無益事不可爲無益語不可用無益錢又云刻於己爲儉儉於人爲刻人知儉與刻之分其於涉世也過半矣趙文恪嘗歎爲名言書之日錄中

阮文達公事略

一代之興。必有耆儒魁壘之臣。若唐之燕許及權文公李衞公。以經術文章主持風會。而其人又必聰明早達。歷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羣材。其力尤足提唱後學。若儀徵相國。眞其人哉。相國名元。姓阮氏。字伯元。號雲臺。祖玉堂。官湖南參將。始占籍儀徵。嘗從大帥征苗。有降苗數千。大帥將戮之。以死請得免。及公貴。人以爲陰德所致云。乾隆五十一年。公年二十三。舉鄉試。入都。與邵二雲。王懷祖。任子田。三先生友。作考工記車制圖解。有江戴諸家所未及者。五十四年。成進士。選庶常。散館第一。授編修。逾年大考翰詹。

高宗親擢第一超授少詹事命直南書房修石渠寶笈一召
對稱旨
上諭樞臣曰不意朕八旬外又得一人晉詹事充石經校勘官
五十八年督山東學政撰山左金石志得榻本千三百有奇修
鄭司農祠墓明年調浙江學政擢內閣學士嘉慶元年禪授
禮成進文册諭奬其典雅徵刻淮海英靈集二年修經籍籑
詁百十有六卷選兩浙輶軒錄得詩三千餘家注曾子十篇稾
凡三易三年擢兵部侍郎轉禮部仍直南書房四年調戶部侍
郎充經筵講官副朱文正公總裁會試得士最盛江都史致儼
歙鮑桂星全椒吳鼒武進張惠言閩陳壽祺高郵王引之蕭山

湯金釗。德清許宗彥。涿州盧坤。歙程祖洛。興康紹鏞。元和陳鍾麟。歸安姚文田。上元朱桂楨。嘉應宋湘。其尤著也。明年。授浙江巡撫。時海盜蔡牽擾閩越。疏請捐造大船巨礮。并籌捕土盜勦艇匪之羽翼。　璽書嘉獎。勉以顯親揚名。爲國宣力。成一代偉人。尋遣總兵岳璽等敗賊於太平。又奏獲杭紹等屬積盜數十。先是錢塘江有小舟曰烏鴉船。昏暮劫掠。公廉得姓名。捕寘諸法。立緝匪章程七則。檄沿海州縣力行保甲。會艇匪竄浙。奏請以總兵李公長庚總統三鎮舟師。乃親駐台州督勦。獲安南僞侯倫貴利。磔之語在李忠毅公傳。是年金處紹三郡災。疏請賑卹。有差。蔡牽旋寇平陽定海。檄水陸鎮將擊走之。增設育嬰堂

經費銀歲四千兩六年立詁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延王述庵孫淵如主講席選高材生讀書其中課以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許各搜討書傳條對不用扃試糊名法刻其文尤雅者曰詁經精舍集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殫數東南人才稱極盛焉又以浙東多古帝王名臣先賢陵墓籍册疏報得 旨勤加防護修葺撰兩浙防護錄七年浙西饑疏請蠲豁平糶立普濟堂於省會每年冬賑粥四十日就食者日數千人八年立海甯安瀾書院建玉環廳學宮奏設學額復奏立杭嘉等郡昭忠祠請以歷年剿海寇傷溺弁兵三百人入祀均從之六月入覲 召對者八 賜宴

者三　垂問封公年齒甚悉　賞賚有加回任修海塘志九年
疏請以李公長庚總統閩浙各鎮專勦蔡牽遂敗牽於定海會
浙東水災疏請蠲緩平糶并率屬捐賑建白文公祠於西湖撰
經郛及海運考兩浙金石志積古齋鐘鼎款識十年賑杭嘉湖
三郡饑撫所屬多設粥廠分男女為二出入進退皆有法病者
藥之老疾者別為廠婦女有廁篷全活數十萬人六月父憂歸
里居成十三經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撰　皇清碑版錄編瀛
舟書記重刻石鼓文置揚州府學十二年入都進四庫未收書
六十種作提要上之得　旨獎覽補兵部侍郎　命赴河南勘
獄再撫浙江先是公撫浙五年凡安南鳳尾水澳等幫海盜勦

撫散除幾盡所餘者土盜張阿第等十餘艘耳自蔡牽得志於閩大掠臺灣李公長庚死事至是牽從安南回棹聚至五十艘而張阿第亦有船三十餘艘勢張甚乃親赴甯波督勅申嚴接濟賊糧之禁先後敗賊於沙鑊洋黑水洋落伽洋等處賊勢始漸蹙公復薦邱公良功為浙江提督又立專注蔡牽分船隔攻之法於是邱公及福建提督王公得祿遂以十四年秋殲牽於溫州之外洋矣坐失察學政劉鳳誥代辦監臨舞弊事奪官命以編修在文穎館行走十五年遷侍講兼國史館總纂創立儒林傳得百四十六人但述學行而不區分門逕又擬創文苑傳未就又集本朝天文律算諸家作疇人傳累晉少詹事內

閣學士。十七年往山西河南襄事。遷工部侍郎。八月授漕運總督。立糧艘盤糧尺算法。頒行各省。十九年調撫江西。時豫東邪教初平。餘黨煽亂。餘干匪目朱毛俚等假託明裔謀逆。公率臬司馳往。擒獲胡秉耀等十七名。寘諸法。得 旨嘉獎。加太子少保。 賞戴孔雀翎。尋獲崇義縣天地會匪鍾體剛。進賢縣擒匪首文彩。龍南縣會匪鍾錦龍。長甯縣會匪郭秀峰。瀘溪縣會匪陶省三等。各論如律。民情乃安。公在江西。改建貢院號舍。拓基修省城章江水閘。校刻十三經注疏以惠士林。二十一年調撫河南。十一月遷湖廣總督。奏建江陵范家隄沔陽龍王廟石閘以蘇水患。明年調兩廣總督。奏建大黃滘大虎山肇慶府各礮

臺又奏建南海縣屬桑園圍石隄修廣東通志二十四年秋入
京祝　嘏召對十一次　賜克食四十七次　恩賚有加
仁宗皇帝手酌玉杯　賜公同受　賜者惟江督孫公玉庭川
督蔣公攸銛而已二十五年立學海堂以經古學課士如在浙
江時改建貢院號舍如在江西時道光元年奏設卹嫠局修廣
州城及城北鎮海樓建三水行臺書院刻江蘇詩徵百八十三
卷作者五千四百三十餘人尋刻　皇清經解爲書百八十餘
種爲卷千四百公在粵十年兼署廣東巡撫者六粵中水陸向
多盜公飭屬嚴拏前後數千計其賀連交界姑婆山素稱盜藪
公調兵擒其巢患乃息西洋貿易惟暎咭唎國貨最多性尤狡

縣嘉慶二十一年嘗遣使入貢未許成禮而回逾年公涖粵疏請嚴禁鴉片首以嚴馭洋商夷商爲務遇事裁抑之夷嘗在黃浦殺人公嚴飭洋商必得兇犯乃已商不能庇犯乃自刎死有擊死民婦者亦予絞決抵罪道光二年冬暎夷護貨兵船殺死民人二公飭洋商及管事大班縛犯以獻大班委其責於兵頭即飭傳諭兵頭獻犯詭稱夷民互有殺傷彼此相抵賴公持之力夷目等聲言將揚帆歸國停貿易公給印諭言願歸即歸 天朝并不重爾等貨稅於是各船皆出海口然非其志也仍潛泊外洋以待日久折閱多其兵船又先遠遁大班等乃稟求回岸貿易俟下次貨船抵粵時縛犯來獻公復給印諭兵船不許復

來其見在貨船暫許貿易續到者如不能羈犯仍嚴拒不許入方事之殷商民官吏皆惶惶或言關稅將自此大絀且慮激變爲朝廷憂公曰　國體爲大稅數爲輕且柔我理長不可爲所欺爲力持二三月夷目始有乞回貿易之稟自是兵船亦不敢復來公調任兵船即踵至海疆乃自此多故矣六年夏調雲貴滇省鹽政久抗弊歲絀課十餘萬公首劾蠹吏力杜井竈走私弊七年奏銷溢額萬六千兩明年又數倍之乃疏請酌留溢額銀兩備邊費從之騰越極邊有野人一種茹毛穴處時入內地劫掠爲邊患而保山等處別一種邊夷曰傈僳本土司所轄也以墾田射獵爲生精於桑弩毒矢野人畏之公乃籌邊費萬金

招猓猓三百餘戶駐牖越邊界給地屯種以禦野人會訛言總督將帥兵親討於是南甸隴川等土司帶領二十餘寨野人來乞降並獻木刻設誓八年十二月入覲　召對十次　賜紫禁城騎馬及　御書春帖子尋　召入乾淸宮　面賜福壽字賞賚無數十二年遷協辦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十三年二月　陛見時年七十矣　賜御書福壽字亮功錫祜扁額及尙方珍物爲公壽尋　命充會試副總裁四月回任公督滇黔十載值車里土司刀繩武與其叔刀太康鬨鬭因而脅官求助其時漢夷流言皆謂當助姪滅叔公不爲動檄鎭道等擊敗繩武另擇人承襲亦不追殺要功其後越南保樂州土官農文雲謀判其國

驟聚戕官擾陝兵捕追公飭沿邊嚴防毋令一夷竄入亦不得生事貪功妄殺　手詔嘉之其鎮靜得大體多類此十五年拜體仁閣大學士管兵部事充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兼署左都御史

宣宗兩次謁　陵均　命留京辦事十八年以足疾請告疏再上優詔許致仕仍食半俸准行加太子太保公歸里後築別墅於湖莊曰南萬柳堂葢以別於馮文毅之都城別業也二十三年公壽八十復拜　御書扁額楹聯福壽字及佩力珍幣之賜二十六年丙午以重赴鹿鳴宴加太傅銜食全俸公疏謝手敕報曰願卿福壽日增以待三赴鹿鳴之盛事也考本朝大

臣生前加太傅者自金文通洪文襄范文肅鄂文端曹文正長文襄外得公而七公以後惟潘文恭世恩而已餘皆贈自身後者也二十九年十月薨年八十有六　優旨悼卹　賜祭葬予謚文達所著書曰揅經室集先後刊行海內名宿著述如錢辛楣三統術衍地球圖說謝東墅食物百詠張皋文虞氏易儀禮圖汪容甫述學錢溉亭述古錄劉端臨遺書凌仲子禮經釋例焦里堂雕菰樓集鍾㦸崖考古錄孔顨軒儀鄭堂集胡西棽詩集張解元貴吏部詩集倜詠茗廡查集李四香算書凡數十家子常生官清河道前卒福平涼府知府祜舉人官知府繼配孔氏丑詩者有唐宋舊經樓稾